金光明經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三

金光明經
卷第四

金光明經卷第四

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譯

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第十六

佛告樹神：「爾時流水長者子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，治一切眾生無量苦患已，令其身體平復如本，受諸快樂；以病除故多設福業，修行布施，尊重恭敬是長者子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長者！能大增長福德之事，能益眾生無量壽命，汝今真是大醫之王，善治眾生無量重病，必是菩薩善解方藥。』

「善女天！時長者子，有妻名曰水空龍藏，而生二子：一名水空，二名水藏。時長者子將是二子，次第遊行城邑聚落，最後到一大空澤中，見諸虎狼狐犬鳥獸多食肉血，悉皆一向馳奔而去。時長者子作是念言：『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？我當隨後逐而觀之。』

「時長者子遂便隨逐，見有一池其水枯涸，於其池中多有諸魚，時長者子見是魚已生大悲心。時有樹神示現半身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大善男子。此魚可愍，汝可與水，是故號汝名為流水。復有二緣名為流水：一能流水，二能與水。汝今應當隨名定實。』時長者子問樹神言：『此魚頭數為有幾所？』樹神答言：『其數具足足滿十千。』

「善女天！爾時流水聞是數已，倍復增益生大悲心。善女天！時此空池為日所曝唯少水在，是十千魚將入死門，四向宛轉，見是長者心生恃賴，隨是長者所至方面，隨逐瞻視目未曾捨。是時長者馳趣四方，推求索水了不能得，便四顧望，見有大樹尋取枝葉，還到池上與作陰涼。作陰涼已，復更推求是池中水本從何來？即出四向周遍求覓莫知水處，復更疾走遠至餘處，見一大河名曰水生。爾時復有諸餘惡人，為捕此魚故，於上流懸險之處，決棄其水不令下過；然其決處懸險難補，計當修治經九十日，百千人功猶不能成，況我一身？

「時長者子，速疾還反至大王所，頭面禮拜却住一面，合掌向王說其因緣，作如是言：『我為大王國土人民治種種病，漸漸遊行至彼空澤，見有一池其水枯涸，有十千魚為日所曝，今日困厄將死不久。惟願大王，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，如我與諸病人壽命。』爾時大王即勅大臣，速疾供給。爾時大臣奉王告勅，語是長者：『善哉大士！汝今自可至象厩中隨意選取，利益眾生令得快樂。』

「是時流水及其二子，將二十大象，從治城人借索皮囊，疾至彼河上流決處，盛水象負，馳疾奔還至空澤池，從象背上下其囊水寫置池中，水遂彌滿還復如本。時長者子，於池四邊彷徉而行，是魚爾時亦復隨逐循岸而行。時長者子，復作是念：『是魚何緣隨我而行？是魚必為飢火所惱，復欲從我求索飲食，我今當與。』

「善女天！爾時流水長者子，告其子言：『汝取一象最大力者，速至家中啟父長者：「家中所有可食之物，乃至父母飲噉之分，及以妻子奴婢之分，一切聚集悉載象上急速來還。」』爾時二子如父教勅，乘最大象往至家中，白其祖父說如上事。

「爾時二子，收取家中可食之物，載象背上疾還父所至空澤池。時長者子見其子還心生歡喜踊躍無量，從子邊取飲食之物散著池中，與魚食已即自思惟：『我今已能與此魚食令其飽滿，未來之世當施法食。』復更思惟：『曾聞過去空閑之處有一比丘，讀誦大乘方等經典，其經中說，若有眾生臨命終時，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，我今當為是十千魚解說甚深十二因緣，亦當稱說寶勝佛名。』

「時閻浮提中有二種人：一者深信大乘方等，二者毀呰不生信樂。時長者子作是思惟：『我今當入池水之中，為是諸魚說深妙法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入水作如是言：『南無過去寶勝如來．應供．正遍知．明行足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調御丈夫．天人師．佛

．世尊。寶勝如來本往昔時，行菩薩道作是誓願：「若有眾生，於十方界臨命終時聞我名者，當令是輩即命終已，尋得上生三十三天。」』爾時流水復為是魚，解說如是甚深妙法——所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憂悲苦惱。

「善女天！爾時流水長者子及其二子，說是法已即共還家。是長者子復於後時，賓客聚會醉酒而臥。爾時其地卒大震動，時十千魚同日命終，既命終已生忉利天。既生天已作是思惟：『我等以何善業因緣，得生於此忉利天中？』復相謂言：『我等先於閻浮提內，墮畜生中受於魚身，流水長者子，與我等水及以飲食，復為我等解說甚深十二因緣，并稱寶勝如來名號，以是因緣令我等輩得生此天。是故我等今當往至長者子所報恩供養。』

「爾時十千天子，從忉利天下閻浮提，至流水長者子大醫王家。時長者子在樓屋上露臥眠睡。是十千天子，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，復以十千置其足邊，復以十千置右脇邊，復以十千置左脇邊；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積至于膝；作種種天樂出妙音聲。閻浮提中，有睡眠者皆悉覺寤，流水長者子亦從睡寤。是十千天子，於上空中飛騰遊行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，處處皆雨天妙蓮華，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，便從此沒還忉利宮，隨意自在受天五欲。

「時閻浮提過是夜已，天自在光王，問諸大臣：『昨夜何緣，示現如是淨妙瑞相有大光明？』大臣答言：『大王當知，忉利諸天於流水長者子家，雨四十千真珠瓔珞及不可計曼陀羅華。』王即告臣：『卿可往至彼長者家，善言誘喻喚令使來。』大臣受勅即至其家，宣王教令喚是長者。

「是時長者尋至王所。王問長者：『何緣示現如是瑞相？』長者子言：『我必定知是十千魚其命已終。』時大王言：『今可遣人審實是事。』

「爾時流水，尋遣其子至彼池所，看是諸魚死活定實。爾時其子聞是語已，向於彼池既至池已，見其池中多有摩訶曼陀羅華，積聚成　　，其中諸魚悉皆命終。見已即還白其父言：『彼諸魚等悉已命終。』爾時流水知是事已，復至王所作如是言：『是十千魚悉皆命終。』王聞是已心生歡喜。」

爾時世尊，告道場菩提樹神：「善女天！欲知爾時流水長者子，今我身是；長子水空，今羅睺羅是；次子水藏，今阿難是；時十千魚者，今十千天子是。是故我今為其授阿耨

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爾時樹神現半身者，今汝身是。」

金光明經捨身品第十七

爾時道場菩提樹神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過去修行菩薩道時，具受無量百千苦行，捐捨身命肉血骨髓，惟願世尊，少說往昔苦行因緣，為利眾生受諸快樂。」

爾時世尊即現神足，神足力故令此大地六種震動，於大講堂眾會之中，有七寶塔從地涌出，眾寶羅網彌覆其上。爾時大眾見是事已生希有心。爾時世尊，即從座起禮拜是塔，恭敬圍繞還就本座。

爾時道場菩提樹神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世雄出現於世，常為一切之所恭敬，於諸眾生最勝最尊，何因緣故禮拜是塔？」佛言：「善女天！我本修行菩薩道時，我身舍利安止是塔，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爾時佛告尊者阿難：「汝可開塔取中舍利示此大眾，是舍利者，乃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熏。」

爾時阿難，聞佛教勅即往塔所，禮拜供養開其塔戶，見其塔中有七寶函，以手開函，見其舍利色妙紅白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中舍利其色紅白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可持來，此是大士真身舍利。」爾時阿難即舉寶函，還至佛所持以上佛。爾時佛告一切大眾：「汝等今可禮是舍利，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，甚難可得最上福田。」爾時大眾聞是語已，心懷歡喜即從座起，合掌敬禮大士舍利。

爾時世尊，欲為大眾斷疑網故，說是舍利往昔因緣：「阿難！過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訶羅陀，修行善法善治國土無有怨敵。時有三子端正微妙，形色殊特，威德第一：第一大子名曰摩訶波那羅，次子名曰摩訶提婆，小子名曰摩訶薩埵。是三王子，於諸園林遊戲觀看，次第漸到一大竹林憩駕止息。第一王子作如是言：『我於今日心甚怖懅，於是林中將無衰損？』第二王子復作是言：『我於今日不自惜身，但離所愛心憂愁耳。』第三王子復作是言：『我於今日獨無怖懅亦無愁惱，山中空寂神仙所讚，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隱受樂。』

「時諸王子說是語已，轉復前行見有一虎，適產七日而有七子，圍繞周匝飢餓窮悴，身體羸瘦命將欲絕。第一王子見是虎已，作如是言：『怪哉！此虎產來七日，七子圍繞不得求食，若為飢逼必還噉子。』第三王子言：『此虎經常所食何物？』第一王子言：『此虎唯食新熱肉血。』第三王子言：『君等誰能與此虎食？』第二王子言：『此虎飢餓身體羸瘦，窮困頓乏餘命無幾，不容餘處為其求食，設餘求者命必不濟，誰能為此不惜身命？』第一王子言：『一切難捨不過己身。』第二王子言：『我等今者以貪惜故，於此身命不能放捨，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。若諸大士欲利益他，生大悲心為眾生者，捨此身命不足為難。』時諸王子心大愁憂，久住視之目未曾捨，作是觀已尋便離去。

「爾時第三王子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今捨身時已到矣。何以故？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為，亦常愛護處之屋宅，又復供給衣服飲食臥具醫藥、象馬車乘，隨時將養令無所乏，而不知恩反生怨害，然復不免無常敗壞。復次是身不堅無所利益，可惡如賊猶若行廁。我於今日，當使此身作無上業，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。復次若捨此身，即捨無量癰疽瘭疾百千怖畏。是身唯有大小便利；是身不堅如水上沫；是身不淨多諸蟲戶；是身可惡筋纏血塗，皮骨髓腦共相連持；如是觀察甚可患厭，是故我今應當捨離，以求寂滅無上涅槃，永離憂患無常變異，生死休息無諸塵累，無量禪定智慧功德，具足成就微妙法身，百福莊嚴諸佛所讚，證成如是無上法身，與諸眾生無量法樂。』

「是時王子勇猛堪任，作是大願，以上大悲熏修其心，慮其二兄心懷怖懅，或恐固遮為作留難，即便語言：『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。』爾時王子摩訶薩埵，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，作是誓言：『我今為利諸眾生故，證於最勝無上道故，大悲不動捨難捨故，為求菩提智所讚故，欲度三有諸眾生故，欲滅生死怖畏熱惱故。』是時王子作是誓已，即自放身臥餓虎前；是時王子以大悲力故，虎無能為。王子復作如是念言：『虎今羸瘦身無勢力，不能得我身血肉食。』即起求刁，周遍求之了不能得，即以乾竹刺頸出血，於高山上投身虎前。

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，日無精光，如羅睺羅阿修羅王捉持障蔽，又雨雜華種種妙香。時虛空中有諸餘天，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歎未曾有，讚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大士！汝今真是行大悲者，為眾生故能捨難捨，於諸學人第一勇健，汝已為得諸佛所讚，常樂住處，不久當證無惱無熱清涼涅槃。』

「是虎爾時見血流出污王子身，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。爾時第一王子見地大動，為第二王子而說偈言：

「『震動大地，　及以大海，　日無精光，

　如有覆蔽；　於上虛空，　雨諸華香，

　必是我弟，　捨所愛身。』

「第二王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彼虎產來，　已經七日，　七子圍繞，

　窮無飲食，　氣力羸損，　命不云遠。

　小弟大悲，　知其窮悴，　懼不堪忍，

　還食其子，　恐定捨身，　以救彼命。』

「時二王子心大愁怖，涕泣悲歎容貌憔悴，復共相將還至虎所，見弟所著帔服衣裳，皆悉在一竹枝之上，骸骨髮爪布散狼藉，流血處處遍污其地；見已悶絕不自勝持，投身骨上良久乃蘇，即起舉首號天而哭：『我弟幼稚才能過人，特為父母之所愛念，奄忽捨身以飼餓虎。我今還宮，父母說問當云何答？我寧在此併命一處，不忍見是骸骨髮爪，何心捨離還見父母妻子眷屬朋友知識？』時二王子悲號懊惱漸捨而去。

「時小王子所將侍從，各散諸方互相謂言：『今者我天為何所在？』爾時王妃於睡眠中，夢乳被割牙齒墮落，得三鴿雛一為鷹食。爾時王妃，大地動時即便驚寤，心生愁怖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今日何故，　大地大水，　一切皆動；

　物不安所，　日無精光，　如有覆蔽？

　我心憂苦，　目睫瞤動，　如我今者，

所見瑞相，　　必有災異，　　不祥苦惱。』

「於是王妃說是偈已，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，心驚惶怖尋即入內，啟白王妃作如是言：『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。』王妃聞已生大憂惱，涕泣滿目至大王所：『我於向者傳聞外人，失我最小所愛之子。』大王聞已而復悶絕，悲哽苦惱抆淚而言：『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？』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於往昔，　　無量劫中，　　捨所重身，

以求菩提。　　若為國王，　　及作王子，

常捨難捨，　　以求菩提。　　我念宿命，

有大國王，　　其王名曰，　　摩訶羅陀；

是王有子，　　能大布施，　　其子名曰，

摩訶薩埵；　　復有二兄，　　長者名曰，

大波那羅，　　次名大天。　　三人同遊，

至一空山，　　見新產虎，　　飢窮無食。

時勝大士，　　生大悲心：　『我今當捨，

所重之身，　　此虎或為，　　飢餓所逼，

儻能還食，　　自所生子。』　即上高山，

自投虎前，　　為令虎子，　　得全性命。

是時大地，　及諸大山，　皆悉震動；

驚諸蟲獸、　虎狼師子，　四散馳走；

世間皆闇，　無有光明。　是時二兄，

故在竹林，　心懷憂惱，　愁苦涕泣，

漸漸推求，　遂至虎所。　見虎虎子，

血污其口，　又見骸骨，　髮毛爪齒，

處處迸血，　狼藉在地。　時二王子，

見是事已，　心更悶絕，　自躃於地，

以灰塵土，　自塗坌身，　忘失正念，

生狂癡心。　所將侍從，　覩見是事，

亦生悲慟，　失聲號哭，　互以冷水，

共相噴灑，　然後蘇息，　而復得起。

是時王子，　當捨身時，　正值後宮，

妃后婇女，　眷屬五百，　共相娛樂。

王妃是時，　兩乳汁出，　一切肢節，

痛如針刺，　心生愁惱，　似喪愛子。

於是王妃，　疾至王所，　其聲微細，

悲泣而言：『大王今當，諦聽諦聽，

憂愁盛火，今來燒我；我今二乳，

俱時汁出，身體苦切，如被針刺。

我見如是，不祥瑞相，恐更不復，

見所愛子；今以身命，奉上大王，

願速遣人，求覓我子。夢三鴿雛，

在我懷抱，其最小者，可適我心；

有鷹飛來，奪我而去；夢是事已，

即生憂惱。我今愁怖，恐命不濟，

願速遣人，推求我子。』是時王妃，

說是語已，即時悶絕，而復躃地。

王聞是語，復生憂惱，以不得見，

所愛子故；其王大臣，及諸眷屬，

悉皆聚集，在王左右，哀哭悲號，

聲動天地。爾時城內，所有人民，

聞是聲已，驚愕而出，各相謂言：

『今是王子，　為活來耶？　為已死亡？

如是大士，　常出軟語，　為眾所愛，

今難可見。』　已有諸人，　入林推求，

不久自當，　得定消息。　諸人爾時，

惶惶如是，　而復悲號，　哀動神祇。

爾時大王，　即從座起，　以水灑妃，

良久乃蘇。　還得正念，　微聲問王：

『我子今者，　為死活耶？』　爾時王妃，

念其子故，　倍復懊惱，　心無暫捨：

『可惜我子，　形色端正，　如何一旦，

捨我終亡？　云何我身，　不先薨沒，

而見如是，　諸苦惱事？　善子妙色，

猶淨蓮華，　誰壞汝身，　使令分離？

將非是我，　昔日怨讐，　挾本業緣，

而殺汝耶？　我子面目，　淨如滿月，

不圖一旦，　遇斯禍對，　寧使我身，

破碎如塵，　不令我子，　喪失身命。

我所見夢，　已為得報，　直我無情，

能堪是苦？　如我所夢，　牙齒墮落，

二乳一時，　汁自流出，　必定是我，

失所愛子；　夢三鴿雛，　鷹奪一去，

三子之中，　必定失一。』　爾時大王，

即告其妃：　『我今當遣，　大臣使者，

周遍東西，　推求覓子，　汝今且可，

莫大憂愁。』　大王如是，　慰喻妃已，

即便嚴駕，　出其宮殿。　心生愁惱，

憂苦所切，　雖在大眾，　顏貌憔悴，

即出其城，　覓所愛子，　爾時亦有。

無量諸人，　哀號動地，　尋從王後。

是時大王，　既出城已，　四向顧望，

求覓其子，　煩惋心亂，　靡知所在；

最後遙見，　有一信來，　頭蒙塵土，

血污其衣，　灰糞塗身，　悲號而至。

爾時大王，　摩訶羅陀，　見是使已，

倍生懊惱，　舉首號叫，　仰天而哭。

先所遣臣，　尋復來至，　既至王所，

作如是言：　『願王莫愁，　諸子猶在，

不久當至，　令王得見。』　須臾之頃，

復有臣來，　見王愁苦，　顏貌憔悴，

身所著衣，　垢膩塵污：　『大王當知，

一子已終；　二子雖存，　哀悴無賴。

第三王子，　見虎新產，　飢窮七日，

恐還食子；　見是虎已，　深生悲心，

發大誓願：　「當度眾生，　於未來世，

證成菩提。」　即上高處，　投身虎前。

虎飢所逼，　便起噉食，　一切血肉，

已為都盡，　唯有骸骨，　狼藉在地。』

是時大王，　聞臣語已，　轉復悶絕，

失念躃地，　憂愁盛火，　熾然其身；

諸臣眷屬，　亦復如是，　以水灑王，

良久乃蘇，　復起舉首，　號天而哭。

復有臣來，　而白王言：　『向於林中，

見二王子，　愁憂苦毒，　悲號涕泣，

迷悶失志，　自投於地；　臣即求水，

灑其身上，　良久之頃，　乃還蘇息。

望見四方，　大火熾然，　扶持暫起，

尋復躃地，　舉首悲哀，　號天而哭，

乍復讚歎，　其弟功德。』　是時大王，

以離愛子，　其心迷悶，　氣力�straightened然，

憂惱涕泣，　並復思惟：　『是最小者，

我所愛重；　無常大鬼，　奄便吞食；

其餘二子，　今雖存在，　而為憂火，

之所焚燒，　或能為是，　喪失命根。

我宜速往，　至彼林中，　迎載諸子，

急還宮殿；　其母在後，　憂苦逼切，

心肝分裂，　或能失命，　若見二子，

慰喻其心，　可使終保，　餘年壽命。』

爾時大王，　駕乘名象，　與諸侍從，

欲至彼林，　即於中路，　見其二子，

號天扣地，　稱弟名字。　時王即前，

抱持二子，　悲號涕泣，　隨路還宮，

速令二子，　覲見其母。」　佛告樹神：

「汝今當知，　爾時王子，　摩訶薩埵，

捨身飼虎，　今我身是；　爾時大王，

摩訶羅陀，　於今父王，　輸頭檀是；

爾時王妃，　今摩耶是；　第一王子，

今彌勒是；　第二王子，　今調達是；

爾時虎者，　今瞿夷是；　時虎七子，

今五比丘，　及舍利弗，　目犍連是。

爾時大王，　摩訶羅陀，　及其妃后，

悲號涕泣，　悉皆脫身，　御服瓔珞，

與諸大眾，　往竹林中，　收其舍利，

即於此處，　起七寶塔。　是時王子，

摩訶薩埵，　臨捨命時，　作是誓願：

『願我舍利，　於未來世，　過算數劫，

常為眾生，　而作佛事。』」

說是經時，無量阿僧祇諸天及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「樹神！是名禮塔往昔因緣。」爾時佛神力故，是七寶塔即沒不現。

金光明經讚佛品第十八

爾時無量百千萬億諸菩薩眾，從此世界至金寶蓋山王如來國土，到彼土已五體投地，為佛作禮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佛異口同音，而讚歎曰：

「如來之身，　金色微妙，　其明照耀，

如金山王；　身淨柔軟，　如金蓮華；

無量妙相，　以自莊嚴；　隨形之好，

光飾其體；　淨絜無比，　如紫金山；

圓足無垢，　如淨滿月；　其音清徹，

妙如梵聲——　師子吼聲、　大雷震聲，

六種清淨，　微妙音聲；　迦陵頻伽，

孔雀之聲，　清淨無垢，　威德具足；

百福相好，　莊嚴其身，　光明遠照，

無有齊限，　智慧寂滅，　無諸愛習。

世尊成就，　無量功德，　譬如大海，

須彌寶山，　為諸眾生，　生憐愍心，

於未來世，　能與快樂。　如來所說，

第一深義，　能令眾生，　寂滅安隱；

能與眾生，　無量快樂；　能演無上，

甘露妙法；　能開無上，　甘露法門；

能入一切，　無患窟宅；　能令眾生，

悉得解脫，　度於三有，　無量苦海，

安住正道，　無諸憂苦。　如來世尊，

功德智慧，　大慈悲力，　精進方便，

如是無量，　不可稱計。　我等今者，

不能說有，　諸天世人，　於無量劫，

盡思度量，　不能得知，　如來所有，

功德智慧，　無量大海，　一滴少分。

我今略讚，　如來功德，　百千億分，

不能宣一；　若我功德，　得聚集者，

迴與眾生，　　證無上道。」

爾時信相菩薩，即於此會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而說讚言：

「世尊百福，　　相好微妙，　　功德千數，

莊嚴其身，　　色淨遠照，　　視之無厭；

如日千光，　　彌滿虛空，　　光明熾盛，

無量無邊；　　猶如無數，　　珍寶大聚，

其明五色，　　青紅赤白，　　琉璃頗梨，

如融真金，　　光明赫奕，　　通徹諸山，

悉能遠照，　　無量佛土；　　能滅眾生，

無量苦惱，　　又與眾生，　　上妙快樂。

諸根清淨，　　微妙第一，　　眾生見者，

無有厭足。　　髮紺柔軟，　　猶孔雀項，

如諸蜂王，　　集在蓮華；　　清淨大悲，

功德莊嚴，　　無量三昧，　　及以大慈，

如是功德，　　悉以聚集；　　相好妙色，

嚴飾其身，　　種種功德，　　助成菩提。

如來悉能，　調伏眾生，　令心柔軟，

受諸快樂；　種種深妙，　功德莊嚴；

亦為十方，　諸佛所讚，　其光遠照，

遍於諸方，　猶如日月，　充滿虛空；

功德成就，　如須彌山，　在在示現，

於諸世界。　齒白齊密，　猶如珂雪；

其德如日，　處空明顯；　眉間毫相，

右旋宛轉，　光明流出，　如琉璃珠，

其色微妙，　如日處空。」

爾時道場菩提樹神，復說讚曰：

「南無清淨，　無上正覺，　甚深妙法，

隨順覺了，　遠離一切，　非法非道，

獨拔而出，　成佛正覺。　知有非有，

本性清淨，　希有希有，　如來功德；

希有希有，　如來大海；　希有希有，

如須彌山；　希有希有，　佛無邊行；

希有希有，　佛出於世，　如優曇華，

時一現耳；　希有如來，　無量大悲。

釋迦牟尼，　為人中日，　為欲利益，

諸眾生故，　宣說如是，　妙寶經典。

善哉如來，　諸根寂滅，　而復遊入，

善寂大城；　無垢清淨，　甚深三昧，

入於諸佛，　所行之處；　一切聲聞，

身皆空寂，　兩足世尊，　行處亦空。

如是一切，　無量諸法，　推本性相，

亦皆空寂；　一切眾生，　性相亦空，

狂愚心故，　不能覺知。　我常念佛，

樂見世尊，　常作誓願，　不離佛日。

我常於地，　長跪合掌，　其心戀慕，

欲見於佛；　我常修行，　最上大悲，

哀泣雨淚，　欲見於佛；　我常渴仰，

欲見於佛，　為是事故，　憂火熾然；

惟願世尊，　賜我慈悲，　清冷法水，

以滅是火。　世尊慈愍，　悲心無量，

願賜我身，　常得見佛。　世尊常護，

一切人天，　是故我今，　渴仰欲見。

聲聞之身，　猶如虛空，　焰幻響化，

如水中月；　眾生之性，　如夢所見。

如來行處，　淨如琉璃，　入於無上，

甘露法處，　能與眾生，　無量快樂。

如來行處，　微妙甚深，　一切眾生，

無能知者；　五通神仙，　及諸聲聞，

一切緣覺，　亦不能知。　我今不疑，

佛所行處，　惟願慈悲，　為我現身。」

爾時世尊，　從三昧起，　以微妙音，

而讚歎言：　「善哉善哉！　樹神善女，

汝於今日，　快說是言，　一切眾生，

若聞此法，　皆入甘露，　無生法門。」

金光明經囑累品第十九

爾時釋迦牟尼佛，從三昧起現大神力，以右手摩諸菩薩摩訶薩頂，與諸天王及諸龍王、

二十八部散脂鬼神大將軍等，而作是言：「我於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劫，修習是金光明微妙經典，汝等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，復於閻浮提內無令斷絕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未來世中有受持讀誦此經典者，汝等諸天常當擁護，當知是人於未來世無量百千人天之中常受快樂，於未來世值遇諸佛，疾得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爾時諸大菩薩，及天龍王二十八部散脂大將等，即從座起到於佛前，五體投地俱發聲言：「如世尊勅，當具奉行。」如是三白：「如世尊勅，當具奉行。」於是散脂大將等，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勅，若未來世中有受持是經，若自書若使人書，我當與此二十八部諸鬼神等，常當隨侍擁護隱蔽其身，是說法者皆悉消滅諸惡令得安隱，願不有慮。」

爾時釋迦牟尼佛，現大神力，十方無量世界悉皆六種震動，是時諸佛皆大歡喜；囑累是經故，讚美持法者，現無量神力。於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摩訶薩大眾及信相菩薩，金光、金藏、常悲、法上等，及四天大王、十千天子，與道場菩提樹神、堅牢地神及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等，聞佛所說，皆發無上菩提之道，踊躍歡喜作禮而去。

金光明經卷第四

附

〈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

昔溫州治中張居道，滄州景城縣人。未莅職日，因適女事屠宰諸命，牛羊猪雞鵝鴨之類。未踰一旬，卒得重病絕音不語，因爾便死，唯心尚暖家人不即葬之。經三夜便活，起坐索食。諸親非親隣里遠近聞之，大小奔起，居道即說由緣：

初見四人來，一人杷棒、一人杷索、一人杷袋、一人著青，騎馬戴帽至門下馬，喚居道著前，懷中枚一張文書以示居道看，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，其詞曰：「猪等雖前身積罪，合受畜生之身，配在世間，自有年限，年滿罪畢自合成人。然猪等自計受畜生身化時未到，遂被居道枉相屠害，時限缺少更歸畜生，一箇罪身再遭刀机，在於幽法理不可當，請裁。」後有判，差司命追過。使人見居道看遍，即唱三人近前，一人以索繫居道咽，一人以袋收居道氣，一人以棒杖居道頭及縛兩手，將去直行，一道向北。

行至路半，使人即語居道：「吾被差來時，檢爾算壽元不合死，但坐爾殺爾許眾生被怨

家逮訟。」居道即報云：「俗世肉眼但造罪不識善惡，但見人俗殺生無數，不見此驗交報，而居道當其凶首緘口受死，當何方便而求活路？自咎往悞悔難可及。」使人曰：「怨家詞主三十餘頭，專在閻羅王門底懸精待至，我輩入道當由其側，非但王法嚴峻，但見怨家，何由免其躓頓之苦？」

居道聞之彌增驚怕，步步倒地，前人掣繩挽之，後人以棒打之。居道曰：「自計所犯誠難免脫，若為乞示餘一計校，且得免逢怨家之面，閻王峻法當如之何？」使人語居道云：「汝但能為所殺眾生發心，願造《金光明經》四卷當得免脫。」居道承教連聲再唱：「願造《金光明經》四卷盡身供養，願怨家解釋。」

少時望見城門，使人引東向入曲向北，見閻王廳前無億數人問辨答欵，著枷被鎖連杻履械鞭撻狼藉，哀聲痛響不可聽聞。使人即過狀，閻王唱名出見。王曰：「此人極大罪過，何為捉來遲脫，令此猪等再訴？」急喚訴者將來。使人走出諸處叫喚，求覓所訴命者不得，走來報王：「諸處追覓猪等不見。」王即更散遣人分頭求覓巡問曹府，咸悉稱無。王即怗五道大神檢化形案。少時有一主者杷狀走來，其狀云：「依檢其日得司善報世人，張居道為殺生故，願造《金光明經》四卷依料其所遭殺並合乘此功德隨業化形。牒至准法處分者，其張居道怨家訴者，以其日准司善牒並判化從人道生於世界訖。」

王既見狀極懷歡喜曰：「居道雖殺眾生，能設方便，為其發願倏造功德，令此債主便生人路，既無執對偏詞不可懸信，判放居道再歸生路，當宜善念，多造功德，斷味止殺，勿復慳貪惜財，不作橋梁、專為惡業。」於是出城如從夢歸。

居道當說此由緣，發心造經一百餘，人斷肉止殺不可計數。

此經天下少本，詢訪不獲，聘歷諸方，遂於衛州禪寂寺檢得，抄寫隨身供養。後居道及至當官之日，合家大小悉斷肉味。

其溫州安固縣丞妻病，一年絕音不食，獨自狂語，口中唱痛，叩頭死罪，狀有所訴。居道聞之，為其夫說：「如此之狀，多是怨家債命文案未定，故命不絕，自當思忖省悟以來由緣所問殺害身命，急為造《金光明經》分明懺唱。」此經側近無本，唯居道家有此經。縣丞依遵其教，請本雇人，抄寫未畢，妻便醒悟說云：「狀如夢憒憒，常有猪雞鵝鴨，一日三過，競來咬嚙，痛不可當，從來應其到時遂乃至不見，唯有惑猪惑羊或雞之類，皆是人身，來與我別云：『雖是怨家遭儞屠害，以為我敬造功德，所以令我得化形

成人，今與怨家散，不相逮債。』語訖即去。」因爾不復如此，病即輕差平復如本。

當此之時溫州一郡所養雞猪鵝鴨肉用之徒咸悉放生，家家斷肉人人善念不立屠行。爰及比州隣縣，聞此並起淨行，不止一家。當今所殺無所徵効者，斯是眾生業滿合死故，故無報應。只是盡其人身，還作畜生，被他屠殺。若眾生日限未足，遭人殺者，立被訟訴世人卒死，及羸病連年累月，眠中唱痛狂言或語，並是眾生執注，文案一定方始命斷。一切眾罪懺悔皆滅，唯有殺生懺悔不除，為有怨家專心訟對，自非為其倏造經像，或被人所遣或事計難禁殺事不已者，當生慚愧為其傷歎。將刀所殺如割巴肉，或銜賣與人，取其財價為以豐足，皆須一本一造，分明懺唱，令此功德資及怨家早生人道。考訟自休，不復報逮。善男女等，明當誡之。〉